

收藏

“云南省立第三师范藏书”印

□ 师文涛



掌故

金岳霖喜欢小说

□ 王吴军



近日淘书时发现一本没有封面、民国15年(1926年)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淮南子》，是“学生国学丛书”中的一种。虽然没有封面，但因为选注者是现代著名作家沈雁冰(茅盾)，而且扉页上钐着一方篆书印，因此和其他书一起买了回来。

晚上在灯下细看，才发现不只是扉页上钐着藏书印，在正文第一页下方也钐着同样的一枚藏书印。这方印纵7.5厘米，横4.7厘米，一共三行字，每行四字。我认识的篆字有限，大多只能联系上下文来猜。第三行四字是“学校藏书”，这是肯定的；第一行四字，虽然第一个字不是太清晰，但四个字“云南省立”也是确定无疑的。中间一行的四个字，我能确定的是“第”和“范”，至于“叁”和“师”，就只能猜了。虽然我自己就姓师，但这种篆书的写法却从未见过。查阅我手里的工具书——《十体字帖》和《书法字典》里都没有这种写法，一般都是写成左右结构，没有写成上下结构的。因此这方印的印文应该是“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藏书”，证明这本书就是这个学校的藏书。

说起“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”，就不能不提到它的创办人、曲靖市著名教育家谢显琳。谢显琳，1887年生于富源(原称“平

彝”)县雨旺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。他少年时期在家乡读私塾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优良，1903年考入曲靖府中学堂，1906年以优异成绩被选送云南省立优级师范学校学习。在三年的学习中，每次考试均为全校第一，受到校长周钟岳的器重，毕业后即留校任教。辛亥革命后，蔡锷任云南都督，蔡锷认为：建设需才，育才需学，设学必先师范。为了发展云南的师范教育，决定在曲靖设立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，当时的省教育司司长周钟岳即委任谢显琳出任校长。1913年3月下旬，云南省立第三师范正式开学，招生范围为曲靖府所辖的曲靖县、沾益、陆良、马龙、罗平、师宗、富源、会泽、宣威、寻甸及泸西、丘北、弥勒等。学校初创，学校的校训是“勤学业、守校规、习劳苦、甘淡泊、崇道德、尚美感、爱国家、遵宪法”。学校风气良好，学生读书兴趣浓厚，受到社会的称赞。谢显琳在执教的半个多世纪中，连续担任该校校长长达45年。

1932年，学校改为云南省立曲靖中学，附设乡村师范。1934年，曲靖中学更名为曲靖师范学校，1935年又把师范学校改名为省立曲靖中学。之后又反复改变名字，恰如《三国演义》之中所说的：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所以它实际上是现在曲靖一中和师范学院的前身。而我，又是毕业于曲靖师专中文系的，所以这本书和我是有渊源的，能遇到它，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。

早在1928年春，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就成立了曲靖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，由陈香圃老师任书记，吴永康、丁锡禄、刘苑梅为支部委员。后吴永康等人于1929年春，在陆良县城的第一小学成立了中共陆良特别支部，吴永康任特支书记。1930年震动全省的“陆良暴动”，其中很多领导都曾是在曲靖师范的学生，他们像火种一样，在陆良城乡的学校当中，点燃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燎原之火。如宣威人徐文烈，在暴动后回到家乡，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宣威时，即参加红军，解放后被授予少将军衔……

岁月荏苒，一眨眼，一百多年过去了，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我们不仅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，还要继续努力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。

学而

古诗词中过“七夕”

□ 张帮俊

“七夕”浪漫的传说，凄美而又浪漫的爱情故事已经传唱了千年，不知迷醉了多少人的心。滔滔银河阻挡不了“牛郎织女”的相思泪，这个属于中国人的爱情故事，年复一年地继续着……

“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！”宋·秦观《鹊桥仙》的经典诗篇，其中最后两句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揭示了爱情的真谛：爱情要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，即使终年天各一方，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。这种正确的恋爱观，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，远远超过了古代同类作品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词婉转缠绵中透着股豪放。《行香子·七夕》“草际鸣蛩，惊落梧桐，正人间、天上愁浓。云阶月地，关锁千重。纵浮槎来，浮槎去，不相逢。星桥鹊驾，经年才见，想离情、别恨难穷。牵牛织女，莫是离中。甚霎儿晴，霎儿雨，霎儿风。”婉约深情，唱尽“七夕”节痴男怨女衷情，又透出清朗气息。当是“七夕”词中翘楚。

苏轼《鹊桥仙·七夕送陈令举》词：“缑山仙子，高情云渺，不学痴牛驢女。凤箫声断月明中，举手谢时人欲去。客槎曾犯，银

河微浪，尚带天风海雨。相逢一醉是前缘，风雨散，飘然何处。”苏轼写七夕，摆脱儿女艳情旧套，抒写赠别。行文紧扣七夕，格调上却以俊逸旷达取代缠绵风习，别具一格。

唐·杜牧《秋夕》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。”秋天的晚上，银白色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，给屏风上的图画增添了几分暗淡而幽冷的色调。一个孤孤单单的宫女正用小扇扑打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。星光映衬着皇官里的石阶，夜色凄清如水，是该睡觉的时候了。可是，宫女却睡不着，依旧坐在石阶上，仰望望着银河两旁的牵牛织女星。那牛郎织女感人的故事，牵动着她的心，让她想起了自己的身世。产生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。所以此诗写的是一个失意宫女的孤独生活和凄凉的心情。

徐志摩曾经说过，一个人一生至少该有一次，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，不求有结果，不求同行，不求曾经拥有，甚至不求你爱我，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，遇到你。

岁月已经走过千年，可是，那份真挚的爱情却在人们心中永恒。这正是：漫漫岁月长又长，你我情意缠绵绵。闪闪银河长又长，你我心意总相投。鹊儿搭桥长又长，你我七夕喜相逢。幸福未来长又长，久久爱意心头。

书话

以悲悯之心开具时代“药方”

——读韩浩月新著《万物皆有光》

□ 刘敬



《万物皆有光：以文化眼光洞察世间万象》

作者：韩浩月 著

出版社：中国工人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1年7月

“内心有光，不惧黑暗。”这是韩浩月郑重题于新著《万物皆有光》扉页上的两句话，可以说言浅意深，触人心弦。捧书而读，颇觉厚重。这“厚重”者，乍看似源于纸页的精致与绵韧，细品方悟为作者的文字与思想。实际上，此书恰是身为著名文化评论人、作家的韩浩月近十年来发表于《新京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南方都市报》等各大媒体的评论、随笔之精选集。仅就内容而言，书之副标题“以文化眼光洞察世间万象”可谓一语中的。

全书收录文字约90篇，分作“文化解药”“时代面孔”“文字有光”“风月同天”“星空大地”五辑。作者始终如一坚守底层立场，字里行间充满人文关怀。在首辑“文化解药”中，韩浩月欲通过对社会、时事、文化等热点事件的探究、梳理与把脉，寻求共通之处，然后“对症下药”，以悲悯之心开一剂独家良方，以期引领你我更加理性、更加客观地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，从而避免片面化、偏执化，以致会迷失于表象，妄加判断，以讹传讹；透过第二辑作品里一张张“时代面孔”，诸如余华、梁鸿、李子柒、黄永玉、格丽克、吴孟达、贾浅浅等文化界近些年来颇有代表性的人物，我们便能更加明晰与准确地认清自己所处时代的现状，然后更加接近时代的本相；第四辑“风月同天”，则有着明显的网络时代的印痕：“表情包”“养蛙人”“朋友圈”“葛优躺”“流浪大师”“红色图片”……作者通过深入的思考，在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的重叠交叉处，以独到的视角、鲜活的事例，精准有力地剖之析之，让人犹如醍醐灌顶……至于“文字有光”与“星空大地”两

座定了个题目，叫《小说和哲学》。讲座一开始，大家以为金岳霖一定会讲出一番鲜明而让人信服的道理，不料，金岳霖讲了大半天，最后，他讲出的结论却是：小说和哲学没有任何关系。于是，有学生困惑不解地问金岳霖：“金先生，那么《红楼梦》这部小说和哲学有没有关系呢？”金岳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：“《红楼梦》这部小说里的哲学不是哲学。”顿时，满座哑然，大家都无言以对。在座的那些读过《红楼梦》的人都默默回味着金岳霖的这句话，最后，大家纷纷欣然点头，接着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这是大家对金岳霖的这句话表示出的由衷的称赞。

辑作品，似乎有些“另类”，所以有必要拎出来说一说。前一辑自“读书人为何缺了书卷气”始，至“不必对书店有‘文化洁癖’”终，15篇佳作，皆与读书有关。在电子阅读、碎片化阅读甚嚣尘上的倍速时代，说书卷气，谈新华书店，论理想阅读的几个场景，议读书的仪式与形式等，委实令人刮目。我想说的是，这些篇章更多的漫逸着散文的气质，蕴哲理，有意味，虽貌似少了一些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”的快意，实则温暖，真挚，隽永，这不仅让我想起了他在评论大咖外那个“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获得者”的身份，也想到了这两年先后拜读过的他的“故乡三部曲”系列散文集：《错过他乡》《世间的陀螺》《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》等。有道是“书卷多情似故人”“千古知音最难觅”，对于我等书虫，此辑作品的情感力量无疑是最重的，那些文字，即便在暗夜里，也会发出令人惊喜、慨叹并在心底坚定“读书是一种信仰”的灼目光芒。

最后一辑“星空大地”，收录的是作者“下水”而作的十余篇同题高考作文。正所谓“时代的一粒灰，落在个人头上，就是一座山”。高考即是人生路上的一座大山。一年一度，作者欲重返青春，让自己的一颗心与那些身在考场的十七八岁的孩子们的心同频共振，复以笔下那些曾入选全国多地中高考语文(模拟)试卷的匠心独运、自成风格的文章，为中学生、语文教师以及家长朋友们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与成熟的谋篇技巧……

韩浩月坦陈：“评论写作在影响他人方面，是不能作硬性规定与要求的，尤其是在这么一个观点多元、众声嘈杂的时代，影响他人，变成了一份特别艰难与奢侈的工作。似乎不得不接受，在一个大家都自说自话的社交媒体环境下，个体发声者变成了一个孤独的‘喇叭’……”然而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作者并不“孤独”，因为，写作本身便是一种“疗愈”：“无论是喝醉了、失眠了、孤独了、绝望了……都要在你拿起笔的那一刻恢复理性，用镇定、开放、包容的心态，去审视放在眼前的题目，去逼迫自己做一个清醒的人，尽量不要让笔下的每一个字变形走样。”于万千读者而言，即便是作者的某篇文章，某段话，甚或仅是某个观点，若能因其得到别样的启发与意外的收获，那这种“疗愈”的功效便自然放大了百倍、千倍……